

萨洛宁与康托罗夫的贝多芬之夜

英雄的回响

◆ 林 达

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以下简称MISA)上,指挥家萨洛宁携纽约爱乐乐团带来了本次驻节的第二场音乐会,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和《第四钢琴协奏曲》。钢琴协奏曲部分由2019年柴可夫斯基国际比赛金奖得主亚历山大·康托罗夫担任独奏。

近年来,康托罗夫频繁活跃于世界各地的舞台,发展势头强劲。2024年巴黎奥运会,他因开幕式的雨中演奏而“一夜爆红”。去年,他曾在上海举办钢琴独奏音乐会,受到广泛关注。本次MISA,他演奏的贝多芬《第四钢琴协奏曲》,再次呈现出他在艺术道路上的不断探索与积累。

康托罗夫无比从容地落座,轻

触琴键——那著名的G大调和弦,彻底改变了协奏曲的写作方式。从那一刻起,他那富于表现力的触键就定义了美妙的开始:丰润的音色,细腻的乐句塑造,在与乐团的互动中展现出十足的灵气。

人们常将贝多芬这部协奏曲的第二乐章比作“俄耳甫斯使野兽驯服安宁”的过程,音乐的交流更像不同视角的对话,平静中潜藏张力。康托罗夫对音色的把控极其出色,瓷铃般的触键展现了他在力度与音色上极致的细微变化。而在强弱交替的地方,又能迅速切换至干净透明的强音,音色跳跃却不失连贯性。从乐句设计来看,康托罗夫会在连贯的句子中埋下呼吸与暂停的伏笔,使每一句都气息自然、充满内

在逻辑。这种句法结构与音色的呼应,让乐章成为一段完整的、内涵丰厚的艺术叙事。

第三乐章则体现出康托罗夫的演奏技巧,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手指的跑动,尤其是演奏音阶时展现出法国学派“珍珠般”的连奏,声音清澈且颗粒感强。总体而言,他更倾向于将“贝四”演绎成较为清新、雅致的风格。他还加演了一首李斯特改编瓦格纳的《爱之死》。

下半场音乐会的重头戏是由萨洛宁执棒的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这部作品虽然仍保留古典时期的四乐章结构——快板、慢板、诙谐曲与终曲,但贝多芬在这部作品中首次将交响曲的体量与结构推向全新高度。整体篇幅远超过海顿、莫扎特的典型交响曲,发展部更为广阔,配器手法创新大胆,尤其是将法国号从传统的两支扩展至四支,使得胜利时刻的音响效应更加壮阔洪亮。

萨洛宁在整体诠释上展现出清晰有力、结构分明且富有感染力的风格。他在节奏处理上尤为引人注目,既细腻又富于弹性,令音乐中的重复与变



化呈现出如同万花筒般的斑斓色彩。每一次转折都蕴含新的情感,使听众始终满怀期待。他对“每次再现略有不同”的处理恰到好处,既赋予作品新意,又不显刻意,从而令经典焕发活力。

在第一乐章中,萨洛宁选择较快的速度维持推动力,同时在动态处理上清晰雕琢。第二乐章的葬礼进行曲节奏稳重,当它似乎趋于疲态时,他在中段的C大调插段中注入一股清新气息,随后圆号掀起第一波辉煌浪潮,赋予乐章新的能量。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第四乐章,萨洛宁用自然生发的方式推进各层变奏,将主题一层层剥开,又逐渐汇聚成雄壮的终结,他让听众清晰感受到变奏与赋格结构中的逻辑与情感纽带。这种处理不仅体现出作品的复杂性,也呈现出终曲的戏剧张力。

萨洛宁为音乐会精心准备了两首加演曲目,颇具匠心。他首先演奏了克伦佩勒改编的巴赫《你若在我身边》,以此向这位德奥传统的重要指挥大师致敬。随后,他选择了贝多芬《普罗米修斯的生灵》终曲作为结尾,与《第三交响曲“英雄”》在主题与精神上遥相呼应。两首加演作品在情感与结构上都为整场音乐会画下耐人寻味的句点。这是萨洛宁第三次来到上海,但这次他在MISA的首秀,依然给人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

上海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

不是40岁以上的上海人,大约不会对一度紧密联系所有人的传呼室或曰公用电话亭有清晰的记忆。毕竟,我们已经进入“电子穿戴设备”的时代。因而,当参加第十三届上海市民营院团优秀剧目展演的海派话剧《小花园电话亭》日前在上戏上演时,舞台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代感、邻里之间关爱互助的亲切感、绵延一生的夫妻间的恩爱感以及浸润着海派文化的氛围感,骤然温暖到了舞台下——身处“三四十年后”的观众,尤其是上海人。

由上海小韦伯剧团出品的这台话剧,也是话剧舞台上难得的海派文化话剧。上一次,令人印象如此深刻的海派文化话剧,应该就是《公用厨房》——这部载入史册、首演于1988年的话剧,展现的也是上世纪80年代上海独有的公用厨房的建筑格局带来的生活喜剧。公用电话亭、公用厨房——这些沉入上海人集体记忆大海深处的过去,被话剧《小花园电话亭》“打捞出海”。

这部话剧的灵感,源于2020年的一篇新闻报道——《78岁上海老奶奶为亡夫坚守电话亭27年》。小花园电话亭,就在小花园社区——位于福州路上的一个临街小区。从1996年起,这个电话亭已经伫立了29年,成为如今全上海最后一个电话亭,竟然还“产业升级”。这一“反时代浪潮”的动作,是如何达成的?这里面一定有戏剧性。编剧、导演申俊馨表示:“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人,必有实现价值的可能。”

沈国妹高度近视被邻里昵称为“眼镜妹”——高度近视也影响了她的生计。深爱她的丈夫“杨聪头”为她申请了公用电话承办证,为她盘下



上海最后一个公用电话亭入了戏

看民营院团制作的海派话剧《小花园电话亭》

◆ 朱 光

了一个电话亭。开场,矛盾聚焦在要把保安小屋改建为公用电话亭。如此一来,原本家庭不和睦的保安就无栖身之处。亏得保安的发小出面,让他有一张钢丝床,公用电话亭,这才开张营业。来往电话亭的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各自的生活。一个看似是拿一张大面值假钞找零换真钱的女孩,实则是因为被男友抛弃……沈国妹不仅让她联系上了外地的母亲,还通过友邻关系帮她找到了落脚点和工作。久而久之,电话亭成了联络邻里感情、互通帮忙信息乃至救下邻居一命的“人生转折点”。“杨聪头”老了,住院了,不久离世。即便如此,沈国妹依然守住这个对她以及邻居而言象征着爱与温暖的空间。一度曾有人动念要拆除这个公用电话亭,但沈国妹始终不同意。小花园电话亭,成为上海最后一个公用电话亭。

该剧结构,由评弹名家高博文,作为说书人构架。他的几句话,带过几年乃至十年。写实程度相当高的这部温暖现实主义题材话剧,以时间顺序成为更符合观众心理波澜的推进——大家很容易就随着剧中人生命年龄的增长而代入自己的过去与当下。看到全上海最后一个公用电话亭入了戏,上海人会想起那个并不久远的美好瞬间,那些人与人之间,靠着电话线通的消息、传的情感、递的情谊。

夺眼球在其次 给启发是首要

——从曾在沪上上演的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原版获托尼奖说起

◆ 李立亨



美国戏剧领域最高奖项托尼奖近日揭晓,最大赢家竟然是——曾经在沪上演过的中文版音乐剧《也许美好结局》的原版。该剧2016年诞生于韩国首尔大学路,随后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巡演,此番斩获最佳音乐剧、最佳原创配乐、最佳音乐剧剧本、最佳音乐剧导演等6项大奖。

中文版《也许美好结局》2021年在上海上剧场首演。故事讲述两个被人类遗弃的机器人,相遇在未来的首尔。他们因缘分陷入爱情,接着就跟发明他们的人类一样,也要面对伤感与别离。

这个作品的成功,同时也反映出艺术创造力的两个本质性原则:夺人眼球、予人启发。

近年中国话剧也有部分作品,或在题材上面引人注目,或在呈现手法上面让人回味无穷。

去年是老舍诞生125周年,北京的方旭与上海的何念两位导演,都在这之前一年,分别推出他们的改编话剧版《骆驼祥子》。方

旭用十几个男演员演出台上三十几个角色,包括虎妞也由男性饰演。何念与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合作的版本,以骆驼“机器人”来强化作品的多维感。两个版本,都让人印象深刻。老舍想要凸显的“人究竟应该怎么活着”——则让观众在散场之后各自解读。

剧场创作的本质是什么?就是找到对的形式,去呈现对的内容。上面提到的中外佳作,都是找到最适合的形式,去呈现创作者想要展现的故事。

一千个人的心目中,就有一千种哈姆雷特。唯因如此,我们在走进剧场的当下跟之后,才会觉得心中有根弦被拨动。莎士比亚让这个犹犹豫豫的丹麦王子哈姆雷特说:“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问题。”剧场创作应该让人印象深刻,抑或予人启发,更是个严肃的问题。

所谓的得到启发,又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当我们在欣赏文艺作品时,会想去发现创作者为什么要在时间点,选择这样一

个题材,并以如此的形式来呈现?我们会去思考,会发现有些答案饶有深意。好的作品应该让我们发现自己,也发现别人。研究自己,也研究别人;而绝非仅仅止步于被赞美——尤其是礼节性的赞美。

戏剧创作者,怎么予人启发呢?早在半个世纪前,时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副院长的剧作家和导演黄佐临,曾在他那本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的《我与写意戏剧观》里,提出他对戏剧创作的10大要求:一、主题明确。二、人物鲜明。三、矛盾冲突尖锐。四、结构严谨。五、戏剧性强烈。六、语言生动(既生活,又提炼,并含有动作性)。七、潜台词丰富(不是一就说一,二就说二,而是充满想象余地,令人寻味)。八、艺术构思完整、独特。九、哲理性深高(不仅指一般的思想性,而是指时代的世界观、人生观,透过作家的心灵,挖到一定的深度)。十、戏剧观广阔。

我觉得黄佐临说的第七点“潜台词丰富”,尤其关键。夺人眼球的作品,坏就坏在他在一鼓作气地让我们瞪大眼睛之后,却总是经常性地“再而衰,三而竭”。从红极一时的所谓各类五花八门的沉浸式演出,让我们仿佛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雷电交加,之后,却无半点雨水落下。

俄国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唯一担心的是我明天的生活,是否配得上今天承受的苦难。”不管是展现生活与身处的时代,还是挖掘苦难或散发喜悦光芒,我们需要“配得上”我们投注了时间与精力的演出。我们要可以让我们得到启发的作品,越多越好!



扫一扫
请关注
“新民艺评”